

秋 山 图

“……提起黄大痴，可曾见过他那幅《秋山图》？”

一个秋夜，王石谷走访瓿香阁，与主人恽南田品茗之间，问起这话。

“哦，没见过。您见过？”

大痴老人黄公望，同梅花道人、黄鹤山樵，乃元画中之圣手。恽南田一边答，一边想起曾见过的《沙碛图》和《富春卷》^①，仿佛如在眼前。

“唉，那究竟算不算见过，我都有些茫然。”

“算不算见过？”

恽南田疑惑地望着王石谷的面孔。

“难道见的是摹本么？”

“不，不是摹本。倒确是真迹。而且，见到的还不止我一人。说起这幅《秋山图》，烟客先生（王时敏）和廉州先生（王鉴）与此画都有过一段因缘。”

王石谷又呷了一口茶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

“要是不嫌啰嗦，我就讲讲？”

“请请！”

恽南田将铜灯上的火挑亮，殷勤地催促客人。

^①均为黄公望之杰作。《富春卷》一幅，全名应是《富春山居图卷》。

那时元宰先生（董其昌）还在世。有一年秋天，先生同烟客翁论画，忽然问及，见没见过黄一峰的《秋山图》。您知道，烟客翁在画事上，一向师从大痴。大痴的画，只要留存于世的，不妨说，他全都见过。但唯独那幅《秋山图》，却始终无缘得见。

“没有，非但没见过，甚至连名儿都未曾得闻。”

烟客翁这样回答，不知怎么的，觉得有些难为情。

“倘有机会，务必请一睹为快。同《夏山图》和《浮岚图》相比，那画更见出色。依我看，恐怕是大痴老人画中的极品了。”

“竟有这样的杰作？那可非看不可。这画现在谁手里？”

“在润州张氏家中。去金山寺的时候，可登门求见。我给您写封荐书。”

烟客翁得了元宰先生的手简，当即动身去润州。张氏既然家藏如此绝妙好画，此去，除黄一峰的画外，必定还能看到许多历代精品。——想到这里，烟客翁在他西园的书房里，便急不可待，一刻儿也呆不住了。

可是到了润州，高高兴兴奔到张家一看，房子果然挺大，却是一片荒芜。墙上爬着藤蔓，院里长满杂草。鸡鸭跑来跑去，好不稀奇地看着来客。也难怪烟客翁，一时怀疑起元宰先生的话：这种人家，真会收藏大痴的名画么？但既然来了，总不能过门不入，这当然不是他的初衷。于是，向出来应客的小厮说明来意，为一睹黄一峰的《秋山图》，特地远道而来，并递上思白先生的荐书。

不大会工夫，烟客翁给请进厅堂。厅里摆着红木桌椅倒也整洁，却透着一股灰尘味儿，显得冷冷清清——青砖地上，好

似流溢着一缕荒凉之气。幸而出来待客的主人，虽然一脸病容，却不像坏人。苍白的脸色，纤巧的手势，显出高贵的气质。烟客翁同主人寒暄过后，随即提出求观黄一峰的名画。据说，烟客翁当时也不知为什么，有些迷信，觉得要是不马上看，那画似乎就会烟消云散。

主人很爽快，当即答应。原来厅堂里光秃秃的墙上，便挂着一幅画。

“这就是您要看的《秋山图》。”

烟客翁抬眼看去，不由得一声惊叹。

画面设色青绿。溪水蜿蜒而流，星布着几椽茅屋和小桥……背后，主峰突起，半山腰上，秋云悠悠，蛤粉或浓或淡，渲染得层次分明；层峦叠嶂，或高或低，点描出新雨初霁的翠黛；其间点点硃红，映出丛林处处的红叶，美得简直无法形容。这画看似华丽多彩，却布局宏伟，笔墨浑厚——在绚烂的色彩中，自是蕴含着空灵淡荡的古趣。

烟客翁看得出了神，简直入了迷。越看越觉得神奇。

“如何还中意么？”

主人望着翁的侧脸，含笑问道。

“神品！元宰先生曾赞不绝口，实不过分，或可说，尚嫌不足。迄今所见众多名画，与此件相比，都要甘拜下风了。”

烟客翁即使说话的工夫，眼睛也没离开《秋山图》。

“是么，果真是如此杰作么？”

烟客翁不由得吃了一惊，眼睛转向主人。

“怎么我的话，您不信？”

“不，不是不信，其实……”

主人疑惑的脸上，像少女似的红了起来。随后寂寞地微微一笑，怯生生地望着墙上的画，接着说道：

“其实，每次看这画，都觉得像睁眼做梦一样。不错，《秋山》是美的。但这美，是不是只有我才觉得呢？在别人眼里，会不会只是一幅平庸之作？不知为什么，这疑团始终缠着我。难道是我疑心太重，抑或是这画在这世上，实在太美的缘故？我不知道。总之，觉得很奇妙，所以，听您称赞，才叮问了一句。”

不过，当时烟客翁对主人的辩解，没大留意。不仅因为看画看得入迷，也因为烟客翁认为主人完全不懂得鉴赏，故作内行，随便说说而已。

过了一会，便告别这座荒宅一般的张家。

但那令人眼目一醒的《秋山图》，却怎么也不能忘怀。实际上，烟客翁师承大痴法灯，对他来说，什么都可以舍弃，唯独这幅《秋山图》，一心想要弄到手。再说，翁是收藏家。家藏的墨宝中，那幅李营丘的《山阴泛雪图》，据说花了二十缗黄金才求得，但较之《秋山图》的神趣，就不免相形见绌。所以，烟客翁身为收藏家，看到这幅稀世的黄一峰，志在必得。

为此，翁在润州逗留期间，几次托人去同张氏协商，望能出让那幅《秋山图》。但张氏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。听所托的人讲，那位脸色苍白的主人说：“既然先生那么中意这幅画，可以借予，但要出让，却碍难从命。”这让心高气傲的烟客翁多少有些不快。什么话，现在且不找你借，总有一天，定入我掌中，等着瞧吧。翁心里这样盘算着，终于没去借《秋山图》，便离开了润州。

过了一年，烟客翁又去润州，重访张家。墙上的藤蔓和院里的青草，都一如往昔。可是，听应客的小厮说，主人不在家。翁说，不见主人也行，只求再看一眼那幅《秋山图》。求

了几次，小厮一味以主人不在挡驾，不让进院，最后竟关上大门，理都不理了。翁也无可奈何，心里只管想着藏在这荒宅中的名画，怅然而回。

后来又见到元宰先生，先生对翁说，张家不仅有大痴的《秋山图》，还藏有沈石田的《雨夜止宿图》、《自寿图》等杰作。

“上次忘了告诉你，这两幅同《秋山图》一样，可谓画苑的奇观。我再写封荐书，务必去看一看。”

烟客翁当即差人赶到张家。去的人除了带上元宰先生的手扎，还带了一笔求购名画用的款子。但张氏同前次一样，唯有黄一峰这幅画，无论如何不肯脱手。至此，翁对《秋山图》，唯有断念，已别无良策。

说到这里，王石谷停了停，又说：

“上面这些，是我听烟客先生说的。”

“那么，只有烟客先生，是见过《秋山图》的了？”

恽南田一面抚弄胡子，一面瞅着王石谷叮问道。

“先生说 he 见过。是不是真见过，那就谁都不清楚了。”

“但照方才的话……”

“还是先听我往下讲吧。等听到后来，或许会另有高见。”

王石谷连茶都没顾上呷一口，便娓娓地继续说道。

烟客翁同我提起这话，距他第一次见《秋山图》，已相隔近五十年的星霜了。其时，元宰先生早已物故，张家也不知不觉到了第三代。所以，那幅《秋山图》如今藏在谁家，是不是还完好如初？亦无从知道。烟客翁讲起《秋山图》的神韵，如数家珍，然后不无遗憾地说：

“这黄一峰的《秋山图》，好比公孙大娘的剑。有笔墨，而不著痕迹。唯有一股莫可名状的神韵，直逼你的心头……如同看神龙驾雾，人剑合一而两不见。”

一个月后，春风乍起时节，我告诉烟客翁，将独自南下一游。翁说：

“这正是好机会，可打听一下《秋山图》的下落。倘能再度出世，实画苑之大幸。”

我当然也这么希望，当下便请翁修书一封。上路之后，拟游之地颇多，一时还无暇径去润州张家。直到子规声啼，我仍揣着翁的荐书，没去打听《秋山图》的下落。

这期间，偶然听说，那幅《秋山图》已落入贵戚王氏手中。想来，我游历途中，把翁的荐书示人，其中便有认识王氏者。大概王氏从那人处，得知《秋山图》现藏张氏家中。按照坊间说法，张氏之孙一见来使，立即献上大痴的《秋山图》，连同传家的彝鼎和法书。据说，王氏大喜，将张氏孙奉为上宾，设盛宴款待，搬出家中歌姬舞娘，张乐助兴，还礼赠千金。我听后，兴奋之极。这《秋山图》历经沧桑五十载，依旧安然无恙。而且，落入相识的王氏手中。想当年，烟客翁煞费苦心，想重睹这《秋山图》，也许为神鬼所不容，终究事与愿违。而今，王氏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这画竟如同海市蜃楼一般，自然而然，横空出世。这只能说是天意。我当下火速赶到金阊王氏府，以睹《秋山图》为快。

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初夏的午后，纹风不动，王府院里的牡丹，正在玉兰边盛开。一见到王氏，不等做完揖，就先笑了起来。

“《秋山图》已是贵府之宝物。烟客先生为此画曾煞费苦心，这回该可以放心了。如此想来，真是不胜快慰。”

王氏也面带得色，说：

“今天，烟客先生、廉州先生都要到舍下来。不过，先到者为尊，请先观赏吧。”

王氏马上命人把《秋山图》挂到侧面墙上。坐落溪边的红叶村舍，笼罩山谷的朵朵白云，远近屏立的青山翠岭——大痴老人创造的这方小天地，比天地更加灵秀，立刻展现在眼前。我心里不禁怦怦直跳，凝神看着墙上的画。

这云烟丘壑，毫无疑问，确是黄一峰的手笔，加上如许的皴点，愈发见出用墨之妙——设色如此浓重，而又不收敛笔锋，除却痴翁，无人能及。可是——可是这幅《秋山图》，同烟客翁往日在张家一度见过的那幅，的确不是同一黄一峰的手笔。比起那幅，这恐怕是等而下之的黄一峰了。

王氏和一座食客，都在周边注意我的脸色。须得小心，脸上绝不能露出丝毫失望的神情。尽管我十分小心，不屑的表情，不知不觉还是流露了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王氏不免有些惴惴，问道：

“觉得如何？”

我连忙回答：

“神品。果然是神品。难怪烟客先生大为倾倒。”

王氏的脸色略有缓和。但眉宇之间，对我的赞赏，似有些意犹未尽。

这时，向我描述过《秋山图》神韵的烟客先生恰巧到来。翁与王氏寒暄时，露出高兴的笑容。

“想我五十年前，看这幅《秋山图》，是在荒凉的张家，今天，得与此画重逢，却在华贵的尊府，真是意外的缘分。”

烟客翁说着，便举头去看墙上的大痴。这幅《秋山图》，究竟是不是曾经见过的那幅，烟客翁心里当然比谁都清楚。所

以，我也和王氏一样，注意端详翁看画时的表情。果然，他脸上渐渐笼上一道阴影。

沉默有顷，王氏越发不安了，怯生生地问翁：

“觉得如何？方才石谷先生大加赞赏……”

我怕正直的翁说出实在的话来，心里不禁感到一丝寒意。毕竟翁也不忍心让王氏失望吧，看完了画，郑重回答王氏道：

“能得到此画，真是好大的福气。给府上的珍藏，可谓锦上添花。”

可王氏听了这话，忧虑的神色反倒更浓了。

要不是廉州先生这时迟迟赶到，我们准会尴尬得很。正当烟客先生期期艾艾，不知如何措辞时，幸而有廉州先生快活地加入进来。

“这就是提到的那幅《秋山图》么？”

先生顺口打过招呼，就去看黄一峰的画。一时没有做声，只管咬他的胡子。

“听说，烟客先生五十年前就见过此画。”

王氏更加忐忑不安了，便又添上一句。廉州先生从没听烟客翁说过《秋山图》神韵缥缈。

“照您的鉴赏，意下如何？”

先生只是噓了口气，仍然看着画。

“不必客气，尽请直说……”

王氏勉强笑着，一再催问先生。

“这幅画么？这幅画……”

廉州先生又闭上嘴了。

“这幅画，怎么样？”

“当是痴翁首屈一指的名作……请看，这云烟的浓淡，气势有多磅礴！林木的设色，堪称浑然天成。瞧见了么，远处有

一峰突起？整个布局因此而显得那么灵动！”

一直没开口的廉州先生，回头向王氏一一指出画的妙处，同时还发出大大的赞叹之声。不消说，王氏听了，神情渐渐开朗。

这工夫，我悄悄与烟客先生碰头，小声问：

“先生，这是那幅《秋山图》么？”

翁摇摇头，奇怪地眨了眨眼。

“一切恍如梦中。那张家的主人，兴许就是狐仙之流吧？”

“《秋山图》的故事，就是这些。”

王石谷说完，慢慢饮了一杯茶。

“这故事果然离奇。”

恽南田凝视着铜灯台上的火焰。

“后来，听说王氏还热心地问了许多话。除了《秋山图》，痴翁还有什么画，听说连张氏也不知道。所以，烟客先生从前见到的那幅，要么是藏在别处，要么是先生记错了。究竟怎么回事，我也不明白。总不至于先生到张家看《秋山图》，压根儿就是一场幻梦吧……”

“可是，那幅奇妙的《秋山图》，不是明明留在烟客先生的心里么？而且，你心里也……”

“青绿的山石，殊红的红叶，即使现在，也历历如在眼前。”

“那么，即使没有《秋山图》，又有何可遗憾的呢？”

恽王两大家，不禁拊掌一笑。

大正九年（1920）十二月

（艾 莲译）

山 鹑

一八八〇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。Ivan Turgenyef（伊万·屠格涅夫）再次来到阔别两年的亚斯纳亚·波里亚那，和主人 Tolstoi（托尔斯泰）伯爵一起，到伏尔加河对岸的杂木林去打山鹑。

同行的除了两位老人，还有风韵尚存的托尔斯泰夫人，和牵着狗的孩子們。

去往瓦伦加河的路，大多在麦田中穿行。与日落同生的微风，拂过麦尖，轻轻送来泥土的气息。托尔斯泰扛着枪，一路走在众人前面，不时回过头，和走在托尔斯泰夫人身边的屠格涅夫说句话。这位《父与子》的作者，每每稍显意外，抬起眼睛，欣喜机智地回答，有时则又耸耸宽阔的肩膀，发出一声沙哑的笑声。与粗鲁的托尔斯泰相比，他的答话显得文雅，同时又带点女性化。

路过一处缓坡，对面跑来两个村童，像是两兄弟。见到托尔斯泰，一度停下来注目以视，然后又像原先一样，亮出赤裸的脚底板，快速跑上山坡。托尔斯泰的孩子中，有一个在后面冲他们大声喊了几句。可是两个孩子好似什么也没听见，转眼之间便消失在麦田深处。

“村里的孩子很有趣。”

托尔斯泰的脸上映着夕阳的余晖，回头对屠格涅夫说：

“他们说的话，我们想不出。这教会我一种直接的表达方式。”

屠格涅夫笑了笑，他已今非昔比，从前在托尔斯泰的话里，一旦听出类似孩子式的感动，常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讽刺

“最近给他们上课——”托尔斯泰接着说道，“突然，有个孩子要跑出教室。于是问他去哪儿，他说，‘去咬一段粉笔来。’既不说‘要点儿’，也不说‘掐一段，而是说‘咬一段。’能说这种话的，大概只有咬粉笔的俄罗斯孩子了。我们大人是说不出的。”

“不错，只有俄罗斯的孩子才会这么说。也只有听到这样的话，我才真觉得是回到了俄罗斯。”

屠格涅夫仿佛这时才发现周围的风景，放眼望着麦田。

“是啊。在法国那种地方，小孩子难保不抽点烟什么的。”

“说起来，您近来似乎不吸烟了。”托尔斯泰夫人从丈夫恶意的戏谑中，巧妙地给客人解了围。

“可不是，完全戒了。您知道，在巴黎遇到两位美人儿，怪我嘴里有烟味，不让我吻她们。”

这回轮到托尔斯泰苦笑了。

不久，一行人过了瓦伦加河，来到打山鹑的猎场。那是一块潮湿的草地，离河不远，杂木林稀稀落落。

托尔斯泰把打鸟的最好位置让给了屠格涅夫，自己则在一百五十步外草场的一角，选好地方。托尔斯泰夫人守在屠格涅夫身旁，孩子们各自散开，远远躲在大人身后。

天上晚霞绯红。交织在空中的枝头上，朦朦胧胧一片，准是密密匝匝、清新扑鼻的嫩芽。屠格涅夫举起猎枪朝林中观察，林木幽暗，时尔轻风微拂，窸窣作响。

“知更鸟和金翅雀在叫呢。”

托尔斯泰夫人侧耳倾听，自言自语道。

渐渐地，已静默了半小时。

这时，天空似水。远远近近的白桦树，看上去是一片白。听不到知更鸟和金翅雀的叫声，偶尔传来五十雀的几声啼鸣。——屠格涅夫再次守视着稀稀落落的树林。此时，林木深处已全然沉入苍茫的暮色之中。

忽然，一声枪响，响彻林间。回音尚未消失，等在后面的几个孩子，已和狗儿争相去拾猎物了。

“您先生捷足先得了。”

屠格涅夫微笑着回头对托尔斯泰夫人说。

不一会儿，二儿子伊里亚从草丛中跑来告诉母亲，父亲打到了山鹬。

屠格涅夫问道：

“谁找到的？”

“朵拉（狗的名字）发现的。——当时还活着呢。”

伊里亚又转向母亲，两颊泛着红润，叙说发现山鹬的经过。

屠格涅夫的脑际，闪现出《猎人日记》中一个小品的场景。

伊里亚走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原先的静寂。幽暗的林木深处，散发出不知是春枝的嫩芽味儿，还是潮湿的泥土气息。其中，间或远远传来几声倦鸟的啼叫。

“那是——？”

“青斑鸟。”

屠格涅夫立刻回答道。

青斑鸟突然停止啼叫。随后，暮色笼罩的林间，所有鸟鸣

戛然而止。空中连一丝风也没有，在毫无生气的林木上，蓝色愈见深沉。——一只灰头麦鸡孤寂地叫着掠过头顶。

等到枪声再起，划破林间的寂寞，已是一小时之后了。

“即便打山鹬，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也胜过我。”

屠格涅夫眼带笑意，耸了耸肩。

孩子们的追赶声，朵拉不时的吠叫声——等这一切再度静下来，已是满天的点点寒星，灿然烂然。此刻，极目望去，林中已悄然弥漫着夜色，树枝纹丝不动。二十分钟，三十分钟——随着时间沉闷地推移，掩映在暮色里的湿地，不知不觉自脚下漫然升起一层薄明的春霭。他们周围，连一只山鹬的影子也没看见。

“今天是怎么回事？”托尔斯泰夫人的自语，带点同情的意味。“很少有这情形。”

“夫人，您听夜莺在叫呢。”

屠格涅夫有意岔开话题。

黑暗的林子里深处，的确传来夜莺欢快的叫声。二人沉默了片刻，各自想着心事，一面静静地听着夜莺的歌声……

刹那间，照屠格涅夫自己的话说，“能感知这刹那间的，唯有猎人。”就在这刹那间，对面草丛里，毫无疑问，随着一声啼鸣，有只山鹬飞了起来。山鹬白色的羽毛，在低垂的枝叶间若隐若现，行将消失在夜色中时，屠格涅夫迅速举起枪，扣动了扳机。

枪声伴着一抹尘烟和短促的火光，久久回荡在寂静的林间。

“打中了吗？”

托尔斯泰走过来大声问道。

“当然打中了。像石头一样掉了下来。”

孩子们领着狗已经聚到屠格涅夫身边。

“去找找。”

托尔斯泰吩咐孩子们。

孩子们抢先于狗，四处寻找。可找来找去，始终没找到死山鹑。朵拉也没完没了地转悠着，有时趴在草丛里，不满地哼唧几声。

最后，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也帮孩子们一起找，可是连根山鹑毛都没看见，不知哪儿去了。

“好像没有。”

二十分钟后，托尔斯泰站在黑暗的林间，对屠格涅夫说。

“怎么会没有呢？明明看见像石头一样掉了下来……”

屠格涅夫一边说，一边巡视着草丛。

“打是打中了，打中的或许是鸟毛。这样，掉下来后，就逃掉了。”

“不会，不会只打中鸟毛，我确实打中了。”

托尔斯泰皱起粗重的眉毛，满脸疑惑。

“这样的话，狗该找得到。只要打中，朵拉就能叼在嘴里找回来……”

“真的是打中了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屠格涅夫抱着枪，做了一个焦躁的手势。

“打没打中，这点事小孩子都看得出来。我一直瞧着哪。”

托尔斯泰嘲弄似的盯着对方：

“那，狗怎么样？”

“狗怎么样，我管不着！我只是把我所看到的告诉你。总之，像石头一样掉下来了……”

屠格涅夫从托尔斯泰的目光里，看到一种挑战的神情，不觉尖声说道：

“Il est tombé comme pierre, je t'assure! (就像石头一样掉下来了,我敢说)”

“但朵拉不可能找不到!”

这时,幸好托尔斯泰夫人笑着向两位老人走来,若无其事地为他们调解。夫人建议,今晚就算了,还是先回家的好,等明早再打发孩子们来找。屠格涅夫立刻表示赞成。

“遵命。明天就真相大白了。”

“是呀,明天就真相大白了。”

托尔斯泰仍不甘心,不怀好意地扔下一句反话,猛地转身离开屠格涅夫,径自走出林子。

屠格涅夫回到卧室,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。总算一个人静了下来,便颓然坐在椅子上,茫然环视着四周。

卧室是托尔斯泰平日使用的书房。在烛光的映照下,高大的书架,壁龛中的半身像,三四张像框,挂在墙上的鹿头——围绕在左右,毫无半点色彩,一片冷冰冰的气氛。但不论如何,对今晚的屠格涅夫来说,一人独处,反觉得高兴,真是奇怪。

——回到卧室之前,和主人一家围着茶桌闲谈,消磨时间。屠格涅夫尽其所长,谈笑风生,而托尔斯泰仍是一脸阴沉,很少开口。令屠格涅夫既恼火,又不安。所以对一家大小比平时格外殷勤,故意不去理会主人的沉默。

每逢屠格涅夫妙语连珠,一家人便发出愉快的笑声。尤其是孩子们,看他生动地模仿汉堡动物园里的象叫,巴黎咖啡馆侍应生的举止,更是笑得前仰后合。可是,大家越是高兴,屠格涅夫心里越是感到尴尬窘迫。

“最近出了一个有希望的新作家,你知道吗?”

话题转到法国文学界时，这位浑身不自在的社交家，终于忍不住，故作轻松地向托尔斯泰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莫泊桑。——居·德·莫泊桑。至少是现时少有的—一位具有犀利洞察力的作家。我包里有他的一本小说，《La Maison Tellier》（《戴家楼》），有时间可以看看。”

“莫泊桑？”

托尔斯泰只是狐疑地睨了他一眼，至于小说，究竟看还是不看，却不置可否。这使屠格涅夫想起儿时受大孩子欺侮的事——此刻，涌上他心头的，正是这种受屈辱的滋味。

“说起新锐作家，这儿也来过一位特别人物呢。”

看到他尴尬的样子，托尔斯泰夫人赶紧说起这位奇特人物。——一个月前，有天傍晚，来了一位衣衫不整的年轻人，说是非要见主人不可。一进门，张口便对初次见面的主人说，“先给我一杯伏特加，再来一碟鲱鱼尾巴。”这足以叫人震惊的了，谁知这位古怪青年，还是位有小名气的新锐作家呢，就越发叫人不能不惊讶了。

“这名叫迦尔洵。”

听到这个名字，屠格涅夫又想把托尔斯泰拉进谈话圈里。对方不肯和解，只会更加不快；再说，当初也是自己把迦尔洵的作品介绍给托尔斯泰的。

“是迦尔洵吗？这人小说写得不错。不知你后来还读过他什么作品……”

“似乎还不错。”

托尔斯泰依旧冷冷的，随便应了一句。……

屠格涅夫费劲地站起来，晃了一下白发苍苍的头，静静地书斋里踱起步来。随着他走来走去，小桌上的烛光，将他映

在墙上的影子一忽儿变大一忽儿变小。他背着两手，无精打采的眼神，始终默默地打量那张空无一物的床上。

二十年来的友情，在屠格涅夫心里一幕幕鲜明地回忆起来。冶游放荡，只有睡觉才回到彼得堡的家里，那个军官时代的托尔斯泰；——在涅克拉索夫的客厅里，曾傲然望着屠格涅夫，把乔治·桑批判得体无完肤，自己全然忘记这回事的托尔斯泰；——漫步在斯巴斯科耶林间，驻足感叹夏日流云之美，写《三个轻骑兵》时的托尔斯泰；——还有，最后在费特家，两人怒目相视，紧握拳头，数落对方一切不是的托尔斯泰。——这些回忆里，无论哪一件，都可看出托尔斯泰的倔强，在他眼中，别人真实的一面，一点都看不到。别人的所作所为，他总认为是虚伪的。这倒不限于别人与他，行事上发生矛盾的时候。即便别人和他同样放浪成性，他可以原谅自己，却不肯宽恕别人。倘如有人像他一样感叹夏日流云之美，他当即就会表示怀疑。他之憎恶乔治·桑，也是因为对她的真诚抱有怀疑。他和屠格涅夫曾一度绝交——包括这次，屠格涅夫说打中了山鹑，而他托尔斯泰，马上觉得嗅到了谎言的味道……

屠格涅夫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忽然在壁龛前停住脚。壁龛中的大理石像，在远处烛光的映照下，影子摇曳不定。——那是列夫的长兄，尼古拉·托尔斯泰的半身像。与自己情谊深重的尼古拉，已成为故人，不知不觉二十多年的岁月逝去了。如果列夫能够体谅别人，哪怕只有尼古拉的一半呢——屠格涅夫寂寞地一直凝视着昏暗的头像，全然不觉春夜已深……

翌日清晨，屠格涅夫提早到二楼的客厅，是他们家特定的餐厅。客厅的墙上挂着托尔斯泰祖先的几幅肖像，托尔斯泰坐在其中一幅下面，正对着桌子看当天的信件。孩子们还没来，